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卷之八

泰和陳循著

銘

宋以臨甫墓碣銘

以臨諱順以臨其字姓宋氏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璟之父也其先汴人有諱某者為宋直殿將軍以扈蹕南渡因家于松之華亭縣黃墳里故今為華亭人子潤雲鄉季文以臨甫曾祖祖父也世有隱德母范氏以臨甫兄弟三人以臨甫其仲也自少卓越不覊而有過人之志年十一時父以閭右見推當董輸稅京師以臨甫請

代行曰子勞則父逸父奇其志而遣之果竣事善歸既而遣入邑庠從今吏部侍郎魏公受尚書深見奬愛後以不忍親老累於徭賦竟棄所學而去曰與其學以顯親於他日孰若服其勞以安之于目前乎遂代長萬石稅時巡撫侍郎廬陵周公總東南稅賦便宜之事因選廉能執事之人得以臨甫以成法俾預監水次倉出納以臨甫陳便否數事多見聽受公譽以臨甫於人曰使宋其佐一郡一邑有不難者郡邑長貳而下皆禮待如賢士不以在官之人目也歷十餘年稅賦出納於其手者恒數十萬而未嘗私毫髮其有以服乎人甚大嘗遇

歲歉發其私粟三千餘斛以濟貧乏時有司欲為上其
事者以臨甫止之曰若然是有所為而為非吾意也凡
過鄉邑之人浚水備旱輒散粟以作其趍工有貸其粟
救饑乏者收息恒減他人之半其有昏喪未能舉者賙
之如於其所親有嫁娶論財而爭者輒言於官為得决
者五十餘家其有以惠於人甚衆父病臨危遺命以臨
甫曰汝兄弟皆無嗣汝獨有子可承宗祀將來產貲全
歸汝不得辭以臨甫曰兄在頗豈可量兄以父命固讓
以臨甫辭尤固遂中分之不偏尺寸而奉兄益友恭邑
有王歸耕者以臨甫以父嘗延為塾賓教其諸子父沒

以臨甫以父執事之凡行事必咨焉比卒棺斂塟祭之費悉出於已不煩其家至於延師教子館穀宗族子姓之無依者使之就學尤惓惓焉平生室無媵妾自奉甚儉至於遇縉紳儒雅之士輙延致之必傾倒而後去豪横無頼之人有以妄言惴之冀取其財則屹然不為動其剛而自信率類此比琛舉進士為御史輙謝絶城府日就園林清勝觴詠以為樂而常書戒琛曰勉盡乃職以副吾志正統丁卯五月十九日卒於家距其生洪武己巳八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配孫氏有賢德子男五人琦琪琛璲瑒郡庠生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九人

言論誼其淇淇其淇文六人其子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於里之新隆先塋之側琛奉翰林檢討其同邑錢原博所狀事行來求為銘刻諸墓碣琛余考京闈所取士且有斯文往還之雅故為序而銘之銘曰　士之為學不及顯揚為孝則大貽親以康士苟務義稱于一鄉奚必從政然後為良嗟以臨甫以善自強力學行義賢譽日彰新隆之原歸宅以藏遺慶乃後百世其昌

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淑賢姓胡氏系出南唐僕射胡烜居廬陵避江里文獻不乏諱其筠間其服孺人之曾祖祖父也逮世

不仕而有文學行誼見稱於鄉獨季父強立為古豈知
縣孺人自幼聰敏讀烈女傳孝經諸書能究大義工於
女事既長擇配遂歸同里周君是修周世儒者君雖少
孤貧而鄙洽生事獨賴孺人勤儉以資伏臘洪武戊辰
君自灘江徙泰和舉子岡舉子岡素荒僻乃剛治築室
於其上買田旁近以課耕鑿收其歲入以供服食祭祀
賓客之需一出孺人綜理未嘗有累於君得肆力於問
學以有成焉後君起為親藩奉祠遣人迎致孺人孺人
以書辭曰夫行妻隨禮也柰何子未成立家無所託遠
適非君之利君但夙夜不懈盡心於職其惠於家與後

人者夫矣君得書喜曰吾妻能如此吾復何憂比卒孺人遣次子輮歸其骨於京師喪服莅祭如禮子既長家日以裕而孺人亦駸駸於老境矣輮為江都儒學訓導遣人迎養孺人孺人喜曰吾今可以往矣數年輮歲滿當赴乃預奉孺人還泰和而請於　朝乞歸終養得請未至家而孺人已卒時正統四年七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二子輪先二十年卒輮其次也三女皆嫁名校孫男四恬悟恪愷女四曾孫男六梁桑棐榮栗槩女四輮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柩合葬於所居舉子岡之陰奉祠君兆先期來求誌銘余時服衩闋未暇有後也

今年轅亦服闋至今復以為請益勤不倦乃為誌而銘之銘曰孰不由婦道莫難於家理孰不由母道莫急於先嗣子急且難克備諸巳銘其歸藏垂示無替

寧國府推官尹君崇高墓誌銘

與余同年舉進士出泰和者凡七人相繼蒙　恩皆為京官不二十年喪其二人巳可感矣孰計又十年後君復溘然寧不可痛傷耶死生成敗自天者也毀與榮辱自巳者也君子恤其自巳而不傷其自天此余所以自解於尹君之喪也君喪之明年其子婿曾賛奉刑部員外郎梁棨所狀事行請銘其壙余傷其喪而不忍銘其

至情也然徒傷而不銘又豈情之真耶此余所以不能
辭也按狀君諱尚字崇高姓尹氏以字行世家泰和城
北之西岡曾大父其大父升遠父原昌讀書喜題詩余
序其稿藏於家者母周氏有淑行崇高生而頴敏異於
常兒稍長即有志於當時之務旣而舉郡學弟子員自
謂不舉進士雖入官不足以為貴永樂辛卯遂中鄉舉
名在前列明年應赴會試懼食前言遂不果行乃復肆
力於學乙未果舉進士觀政　部再踰年擢監察御史
嘗奉　命廵廣西時潯州洞冦有出剽掠民間者守將
怯懦懼不敢禦崇高奮然率守城諸軍士直往擣其巢

穴大獲而歸寇弭而民賴以安者感慕不置再廵福建
浙江浙江素多豪猾之徒刼持官府富强之民漁奪衆
庶崇高皆取其尤甚者置之重法俾無僥倖以生浙人
壯之遂稱為丈丈夫其廵福建與凡有事內外皆凜凜
振風紀使人稱而畏之不異在廣西與浙江時也居官
方滿九載應得不次之擢會鄉之爭訟者故與崇高有
隙遂誣及之坐累改寧國府推官雖左遷而其剛不
容物之意恒在先是寧國民田多為屯軍所據耕收其
入而賦仍出於民久莫之能復也典軍衛者聞崇高欲
有舉且憚其素剛果為之必無不遂乃相與搆陷之於

朝會赦免返初服知者無問貴賤大小惜之如出於一
時宣德十年某月也卒爲正統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
距其生洪武戊辰六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五葬以卒之
幾年某月日墓在某里某山之原配周氏紀善是修之
子繼蕭氏江氏子男二長奎次臺女三曾贅梁恩胡某
其壻也孫男四甸皆某某崇高平生孝於其親友於兄
弟已所置之生業悉與諸同産弟均之人有不給賙以
有餘至於赴人之急尤若有不逮焉於乎爲政本於孝
弟與行仁之有素余於崇高見之銘曰　山有虎豹藜
藿爲之不采田有鉏耰草蔓爲之不生君爲御史旣嚴

且明去惡輔善威惠並行於乎尹君廣浙有稱以銘其墓終古攟名

故武德將軍吉安守禦正千戶王君時泰墓誌銘

時泰諱業世泰其字也姓王氏其先世家高郵之興化元季有戎浙西遇　國朝兵初下臨安首衆歸附隷中山武寧王麾下為仁和衛副千戶後從定中原還守禦衢州洪武丙辰再調守禦吉安諱祥者時泰曾祖也諱斌父諱成俱襲父官守禦吉安而皆忠厚以存心勤慎以蒞職為一邦之賢守母李氏出婺金名族以賢淑稱封宜人時泰生而穎敏為父母所鍾愛稍長即遣從儒

師載雲朋受業經史武傳讀之輙多記誦不忘不類武弁家子弟也年十六孫十七遂襲父官永樂十八年也未幾因職務詣京師連在　扈從北征之列總戎以其頴敏俾從余於翰林行慕備嘗行役之勞而視之若履坦易焉比還吉安雖理兵屯而所中政務之鉅細必資决於時泰而行宣德庚戌梅花洞寇竊發時泰率兵即日平之乙卯永豐妖人曾子良者誘衆萬餘據大盤山為亂知府陳侯本深謀與守禦僚佐致討咸謂未有命而發兵不可時泰獨曰兵為民設必待命而後發禍將日深吾輩可避已罪而忍使民墜塗炭乎有罪業請自

當即率所部驍勇日二百餘人裹三日糧以行或謂賊衆我寡宜徐行以待鄰兵至協勢取之時泰曰若少緩則彼有備矣宜急出其不意策之上也遂兼程進賊率衆来迎敵兵三接而渠魁授首餘衆奔潰追擒其黨而釋其脅從者功上陞正千户正統戊辰領兵隨翁都指揮討閩寇明年轉征浙寇于丁公厓俱見奨于首將寧陽侯劉都督盖時泰弱冠時已嘗練習兵事于北方戎馬間既熟閑於征戰平居又善撫綏士卒修飾器械以事操守故其下人皆能騎射樂於效用用之無所不克捷焉時泰暇則親禮賢士大夫以資文事武備之益討

論古今人物以為遷善遠惡之觀至於孝以奉親友以撫弟厚以待女兄弟及其子嚴恕以待臧獲及下人敬讓以處僚寀姻戚惠愛以賙孫窮匱之尤為家邦之所稱羨景泰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正寢上距其生永樂甲申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周氏有淑德封宜人子男二長曰昭次曰曜女二長適江頭義官胡安次幼昭來京師襲其父官旣拜　恩命乃奉行人陳方所狀時泰平生來乞為銘將歸卜以其年月日葬於廬陵某鄉某山之原時泰於余有三十年前之相與銘不可辭銘曰　才之良心之臧而壽胡不長盖所

以遺其後嗣殆百世其來昌

故資善大夫南京户部尚書儲公墓誌銘

景泰三年冬大臣奏言南京根本之地百司如六卿之類皆長官不可闕者於是制詔大臣其有闕者舉可補之人以名聞盖户部闕尚書久矣大臣亦舉可補之人名奏之日 朝廷特以授禮部右侍郎儲公時公以病在告凡數月矣遂卧受 命于床遣子入謝幾旬而卒是年十二月望日也先是 詔御醫來視病復遣中官諭令俟疾痊愈乃行孰討竟不可起復遣所司諭祭其柩於京及歸葬時而營葬亦所司援例為之 恩至渥

也明年其諸子奉翰林侍講徐珵所狀公之事行來乞誌銘將以其年月日奉柩葬于其邑某鄉某山之原公官翰林戶部皆於余有僚寀之舊宜不可辭公諱懋字世績自號澹菴姓儲氏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羲世為潤之丹陽著姓故宗萬鈞友文公曾大父大父父也母蔣氏公生而穎敏九載即被選為邑庠生勤於問學為師友所器重未弱冠居父喪服闋以禮經舉永樂甲午鄉貢為第二人明年會試名在副榜當得教職或勸之曰須舉進士受官始為不負公曰凡事有命且吾先人所望於不肖者恒在於此卒從先志得台州府儒學訓導

施教有方人賴之以有造就者甚衆歲滿擢吏科給事
未幾命掌科事復蒙推　恩贈其父官如巳封其母太
孺人一日　朝廷怒一代書訟狀之人罰日書字一萬
贖罪命公監書如書不及此數杖如所欠其人首曰當
杖五千有奇衆皆欲杖如之公曰若然殺其人矣豈
朝廷之意乎遂為奏聞得免有同鄉人父在死罪擊登
聞鼓訴寃適公當直或曰爾應避嫌公曰今日直鼓職
也避已之嫌枉人之死而得為盡職乎卒為奏得辨免
人亦不以為嫌正統元年詔公卿選居外賢良參預經
筵講事得四人公預其一在進講列遂遷翰林修撰預

修　宣廟實錄進授侍講十年進户部右侍郎十四年
奉福建用兵公奉　璽書經理餉運景泰元年調任禮
部蒙推　恩贈祖父皆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母芮
氏淑人進封母太淑人踰年太淑人卒聞訃即乞授例
終制于家不許惟　命遣官致祭有司為治塋域如例
數月公竟以過於哀得疾公性雅重儀觀壯偉居官惟
以謙慎自屬勤敏莅政公恕待人前後幾四十年持稪
如一人無遠近疏戚皆以長者目之生以洪武二十六
年某月日比卒春秋五十有九配張氏封淑人同邑屬
士性中子也子男八人詔鳳震龍天麟天麒天爵天祿

天祥天福震龍早世孫男二人曰恭曰長壽女四人皆幼公平生所作詩文有靜學稿藏於家銘曰　學於發身也冠鄉選之英仕在立朝也至地官之卿居秘館預參修於

國史侍講筵嘗敷陳於聖經誠治世之奇遇遭儒者之至榮我銘其塋示美千齡

山東等處運鹽使司經歷周君墓誌銘

正統八年四月八日山東等處運鹽使司經歷周君景明以疾卒於官時其配張氏卒已二十年矣以景明繫官守且子幼不得歸葬比景明卒其子溥奉二柩權厝濟南城西之白面山既終喪之明年溥走京師求翰林

修撰張士謙狀景明之平生求乞為銘將以其年月日
舁歸葬於吳縣胥臺鄉落星村先塋之次景明之仕於
京師也舍余之鄰頗相往還溥時方亂尤為所愛則於
其乞銘也感且因之而忍以辭為耶周世為吳著姓曰
新顯貞明曾祖祖也皆有學行隱居鄉邑父諱秉一贅
娶長洲劉氏因占籍於長洲以鄉貢起家歷昌邑桂林
學官遷國子助教而景明咸在側景明諱徤景明其字
也自幼為父所愛所至輒遣從旁近名德士受業若平
度訓導桂孟平靖江長史蕭用道暨前侍郎髙公遜志
司業吳公德潤諸公皆獲及門或經其指授焉永樂丁

酉以春秋經舉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既而以外艱去服除授真定府饒陽縣知縣下車甫旬月豪强屏迹流亡來歸府胥有挾勢為人索私負至者凌虐坊市莫敢與抗景明撲置于法遠近為之悚息逾年吏民畏服百廢具興尋受代去邑人多悲泣不忍舍改上林苑監左監丞自陳所任事簡官多恐被素餐之誚會工部李尚書督修南京 宮殿聞景明勤能奏乞相其事李雖戇悍深見信愛竣事改左軍都督府都事時陽武侯薛公掌府事甚重之未幾為仇家所誣遂落職兵部尚書張公以戍邊多道亡無所考奏起景明覈其姓名於

所必由之處比還請授冠帶俾同郎中劉文勇往陝西
招撫諸郡逃民歸除北京行太僕寺主簿遂調任令職
云至官力贊寬貸鹽禁之不便細民者民多德之邉海
地僻鹽行惟艱故所積如山往往生草木景明嘆曰此
皆民力可坐視其棄乎請以給商有二百餘人若鹽例
不便已請准淮浙之例其長貳皆不能可否景明獨曰
山東難准淮浙便商則民逃便民則損商遂為酌其兩
便之法白於户部行之景明性孝事父母務得其懽心
少時遇母得疾躬侍湯藥夜卧衣不解帶至籲北辰乞
以身代毋疾瘉後父母没喪祭皆准於禮而哀過之為

人尚氣節急信義居官遇事敢言前後建白三十餘事多見采納家有蓄輙以濟患賙貧篤於教子往往厚貲遣送京師從縉紳士受業期底于成其蘊抱率類此惜乎其官久而不進而反止於是也蓋距其生洪武二十年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七平生著有敬身齋稿菊軒雜錄及家範藏於家配繼張者岳也子男二溥張出濬岳出女二俱在室銘曰　偉矣周宗吳產之良父作子興有韡其光秩雖不進繩者則長納銘幽室來世用彰

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誌銘

君諱叙字功叙自號石溪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里

其先唐長慶中自廬陵爲東徙有舉宋紹定進士諱應
龍號磻溪者君之七世祖也磻溪之子京孫直寶謨閣
上疏力詆姦臣不報遂棄官歸其孫闢孫元至正間鄉
貢進士鼇溪書院山長則君之曾祖也祖觀 國朝宣
德間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累官兵部員外郎致事母
王氏封宜人君生穎敏自幼隨父宦遊桐城即畧皆受
家教比父官國子監因得從翰林彭修撰汝器刑部劉
主事子敬講授書經永樂甲午遂舉江西鄉貢戊戌擢
李騏榜進士君賜進士出身首選復被簡入翰林為庶
吉士又三年除編修歲甲辰冬聞母家居病篤懇請歸

省　皇帝憫其情命給驛以往明年還京得授例　賜
編修并妻勑命丙午以　宣廟嗣大統命代祀宋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四陵比還預修太宗實錄故例七品以
上得推　恩以本官封贈父母或其父母官品髙於子
者則自有恩例不就子封贈時岐鳳甫任員外郎官品
雖髙未滿三年未應受封而君獨懼其母多病朝夕莫
測以為必待父之官滿恐不及見　恩命為已之恨無
窮乃復懇乞以已　恩封其母遂得從父官品封為宜
人是年五月以實錄成進擢修撰明年以族兄修撰迪
卒於京師受　命給驛護其喪歸且省母病至未踰時

毋亦不可起矣居喪讀禮之暇勉率子姓修始祖祠及
諸有關於鄉族事之忠厚者服闋預修　宣廟實錄同
考禮部丙辰會試及預有事　經筵又明年實錄成進
擢侍讀以父喪歸服闋至京上言修太學勸農桑用人
才二三事預纂修五倫書癸亥四月京師不雨　上言
以為人臣不能修職所致　詔令百官修省如其所陳
既而以旱受　命祀南嶽於衡山祀畢大雨明年受
命考順天府鄉試又明年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給驛
之任戊辰三月上言請會官重修宋遼金三史　旨令
自為明年上言新政六事又言謹始八事又言制治保

邦十有二事景泰元年考績至京　詔特留任翰林乃以有疾乞遷南京不許會吏部請除補南京員缺乃仍以命周君旣還上言中興太平十有四事獨見嘉納未幾應　詔以疾辭歸田里不許所修諸書皆有可觀惜乎未盡緒而卒時景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洪武二十五年閏十二月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尚氣節有志於立功名在　朝苟有所見輙以上陳無問聽納與否未嘗少自沮抑見人所為背於理道或不經事未嘗肯隨流俗至於趨謁權倖阿附貴勢非但絕無於已尤以疾惡於人嘗謁南京卞忠貞祠見有南唐門下

侍郎陳公宋朝奉大夫忠襄楊公等四人神位列置案側嘆曰此四公皆忠臣死國事者宜別有祠即援貲倡官主道士俾募衆成之自為之記其所存篤於忠義率類此平生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周人之乏赴人之急與夫好善疾惡之切尤為人所稱云配羅氏同邑名族子有淑德封孺人子男五人長蒙次同伯皆鄉貢進士蒙為滁州學正次咸次恒次艮女一人嫁李文珙孫男一人曰俊蒙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奉柩塟於某山之原以余與君同領鄉薦又嘗同官翰林乃以咸奉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所狀事行走京師乞書其墓碑余方望君有

為以助不逮而乃止於是耶雖悲不勝而忍辭不銘耶為之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有偉周氏廬陵其先始自烏東徙于泥田世業儒術或隱或仕至宋紹定乃起進士叱再傳後有直寶謨上言不報棄歸鄉閭由茲而往紹以積善父子職方燕榮隱顯乃生翰林益見有聞不盡國用止乎六旬於國能忠於親能孝壽雖不多耄期莫較　朝廷遣官賜祭厥藏文江山水煒乎有光君已矣夫曷其如在勒此銘詩可告百代

陳君從先墓誌銘

君陳氏諱進從先其字也世家內昌城西槲溪蓋五代

時自金陵從避亂諱暉之後同時徙者數姓而獨陳氏
歷宋元至今以科第顯者八十餘人　縣尹希存
推官梅村漸淦州判以漸從先高曾祖也父有開母
楊氏元季兵燹之餘陳氏田園居第在草莽者非數歲
所能復父兄宗族之僅存者非強有力之人況從先生
甫七歲孤煢煢獨立無所資賴固克究知先世之所以
植身貽後在於讀書然以母老養有弗給雖嘗勉強問
學於故松滋教諭同里廖君季習而卒不能以廢經營
遂躬力田服賈取近效於時月之間且曰天若不遺吾
宗當令吾後有振之者以是母養為之益贍母疾晝夜

朝侍左右憂切於衷至籲天求以身代死比沒哀毀幾絕雖貧不能厚葬而由於禮則愈於農商之富也恒痛不逮事父於已有立之時旣作室於故址以居凡遇先祖父母父母忌日與夫歲時節候雖獻蔬食菜羹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旣畢未嘗不悲戚也又以父葬不得其所乃求善地遷之而并求諸故老凡祖塋之遺其處者悉得其詳躬率子弟拜謁以時其孝友出於天性率類此為人坦易和厚無修習外慕而輕利重義口未嘗及人過而急人之難恐後志未嘗矜已飾而守已之信弗渝至教其子以學尤汲汲焉所謂其為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也歟其生辛酉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其卒壬寅是為永樂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其瘞為某月某日其墓在某山某原其配曾氏有毋道子男三人公雲公霖公宜公雲以聘明經補金華府儒學訓導公宜名宦舉正統辛酉鄉貢第二人劉儼榜賜進士出身第一人也為工科給事中女如其男之數皆嫁名族孫男五禎祉祐祺祜女三從先沒之二十五年為正統十一年宜始奉其從兄福建按察司照磨公培所狀事行來求為銘方今士大夫之官中外者 朝廷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其官秩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

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從先之餘教而雲宜之餘學宜乎父子皆顯以光榮於一時於乎生既弗待報沒有不卒享也我是不可無銘也銘曰　有美其韞鬱而不揚以貽于後厥闡乃光其得雖短所施則長昌告無窮我銘其藏

永豐上羅里陳處士墓誌銘

靖州之會同縣儒學訓導陳玘奉其姻家前大理寺少卿古永周君彥奇所狀其父修敬處士平生來請瘞銘蓋修敬沒距今三十有九年矣玘懼復無所圖則先德卒不闡於後此其所為來請銘也按陳之先為江州德

安人有曰和者仕於吉安家其屬邑永豐之顯親鄉上羅里子孫遂為上羅里人元吉水州儒學教授廷玉修敬之曾大父大父用吉父無異皆不仕母張氏修敬諱源修敬其字也生而穎異甫七歲時即見奇於吉水灞豐高君稍長從鄉先生黄進修舉進士會壬辰兵變與兄修德奉母走避邑之上鄉而躬諳百里外負米為養比歸夜宿道傍田舍夢一人促之曰速起去此覺即攬衣趨出方踰户而屋隨折已而視所負米若有安排護持之者人以為其孝感客居凡十餘年母未嘗乏甘旨之奉　國朝平定之初獨奉母歸上羅母嘗得疾躬侍

側不少違飲食與卧不付妻子必親奉持疾甚籲天乞以身代其死疾尋瘉又十四年毋没葬祭一由於禮而哀過之嘗曰人子劬劳之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故每遇已劬勞及二親忌日輙祭而倍悲痛其父承世不獲致養以是事諸兄極友愛飲食衣服諸兄未服食不敢先家故有田可得穀萬石餘悉為豪強所據修敬力訴於官得復其十之二乃以均分諸兄又卒族人追究佃人所匿祭田仍供先祀而與族父前進士安行輩講求文公家禮行之於家禮聘會尚漁鄉介特以為塾賓教其子姓以舉子業自是族子伯恭登永樂初科進士第伯

亮及二子膺美玘等凡八人相繼以舉鄉貢入仕皆修敬之力也修敬為人剛方直諒出言有以服其鄉族家嘗於粟出以貸人不較其息有餘輒推以濟貧匱尤急婚喪之不能自舉者人無遠近踈戚賴之者衆元至正戊寅年十一月五日其生 國朝永樂丁亥十二月十日其沒時也春秋七十塟里之某山某原配同邑俞氏婦道母德稱於族姻子男四人曰珠即膺美河陰縣儒學教諭曰瑀曰玢玘其季也修敬命後其兄修業女一人嫁同邑俞公霞孫男六人祐汴真經鈸銳曾孫男五人長至長泰長英長福長逕玄孫男一銘曰 源源陳

宗居上羅里莪棗其家簪纓其世有美修敬克篤詩禮不顯其躬以遺來裔髭壽考終餘慶未已銘乃歸藏告千百祺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墓誌銘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明年春其子翰奉柩自南京還其鄉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靈峯山之原又二十二年爲正統丁卯先生之子本陵以余於先生素同官相知惟深始具書幣及前廣西按察僉事吳中美所為狀因其從兄松陽訓導㮚引年至京師請書先生平生追納諸幽於乎余

與先生同官同修性理大全諸書凡數十人今存者無二三人矣余忍不為先生銘耶按狀陳之先光之固始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王融之函陽有諱太者又自王融析居長樂之江田里先生始祖也其後有龜圖者宋舉進士累官至國子監丞朝散大夫守信州又有為寧德縣尉諱某者先生之高祖也曾祖汝嘉祖景獻父伯惠皆有隱德母戴氏有賢行先生諱全果之其字自號蒙菴未生之前四日父卒既生賴母鞠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如成人有大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山令仲晉受業

以頴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郎峯皆有賦詠時先生踰十齡亦預侍行詩有阮郎風景好先隴未經營之句諸父益器重之令攻場屋之文為邑庠生卒業於其族兄澹齋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園亭既而醉卧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恠此綏徵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于鄉比還預修永樂大典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賚陞侍講 車駕南還比復巡守先生以老得免扈從後署院事在兩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充精衡鑑其為人謙和而

篤嘗其居官愼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先生老成每見稱重無閒言焉一日聞母宜人訃至故事京官有喪皆進 行在請 命然後歸葬時先生適有疾且値氷凍或勸少待疾瘉氷解而後北行先生曰有是哉死生命也吾為君親不得顧此遂行在途一如喪以哀痛不輟還至南京凡十三日而卒距其生元至正己亥七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一日呼幹語曰吾荷 國恩至此皆承祖父之餘蔭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君親不能報為可憾耳爾兄弟其毋墜先業庶有望於他日餘無所及平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于家配

梁氏同里士伯昇之子婦道母德見稱姻族先四年卒子男四人曰鯀曰本梁出曰陵側室王氏出也女二人戴圭傅衡其壻也孫男十人曰蒸曰敦曰熙曰炳曰熟曰常曰樵曰友曰炫女一人曾孫男四人銘曰

歆乎其為德粲乎其為文人見其著而莫窺其中之所存如或求之靈峯山之原有此銘辭益永顯聞

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正統十一年冬四方郡闕守者十餘刑部尚書山陽金公首薦李君應　詔擢處州府知府遣官給驛持檄令自清河赴任君至處甫一月以疾卒明年五月八日也

其子遇弁孫鎬在側奉柩歸卜以是年某月日塟廬陵
縣某鄉村之原預寫書狀求乞余銘嗚呼君固余宜銘
執訃遽銘於今然忍不銘耶李氏世家吉之泰和南岡
里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事載余所叙其李氏族譜
元盛時有授栢興路同知廬陵劉岳申先生墓文稱其
高擬封君諱英叔者君高祖也曾祖皆春祖南安路推
官如春皆富而好禮義父伯昂尤讀書以教授里塾為
業母某氏有賢德君生十六歲孤奉母謹服慈訓以孝
敬稱撫教二弟克盡心力事兄恭謹恒見愛重先世貲
産塋域有被人占者多白於官復之通易經於諸史

集靡不研究時以所學授徒於鄉取束修以資養屢戰塲屋不偶洪熙紀元之歲求賢　詔下邑大夫乃舉薦於　朝選試皆在冣列遂擢淮安府清河縣知縣清河兩京舟船往来必由之地加以民久凋瘵君至一以除弊甦民修壞補廢為務縣治為之一新縣境日用接送官舟往往以千計而縣通不及四千户先是例令鄰縣沭陽以五百人助役君憫其去家遠苦於饑寒多所斃溺奏請蠲清河民代其力役而令沭陽民代清河輸浮科三之兩縣之民深以為便然民送官舟者多被操舟之人以懼逃匿為名拘其衣糧為質因而撾為巳有娶

暑之際人被饑渴凍而死者相望於道君乃人給小牌役則令納操舟之人為質還則取驗但無牌者即知逃匿以是人不敢遠得免拘收衣糧而死之患先是人有小忿輒乘夜縱火焚廬舍發塚俗以為常君每里擇敦學老成一人授以大牌書十三條訓諭為善去惡之說於上令朔望戶警之又令月報耕織勤惰違背訓諭之人於官以施勸懲民用從化民以旱澇窘於衣食君建言便宜十數事皆見允行間因蝗生鄰邑君預謁告祀典之神蝗卒為不入境民有操舟出境為商一二十年不歸者數百家所遺徭稅累及里閭君奏宜令關市禁

治民用歸復業者恐後母嘗在官得疾不能操履君侍
榻下躬進湯藥越歲不懈母性素嚴多怒怒輙君跪於
前雖竟日達旦必俟怒解乃敢去官滿九載禮部侍郎
會稽章公薦君起授蘄州知州將行巡撫侍郎御史鎮
守總戎以及兵衛郡縣皆上章言宜勿令去清河不允
於是清河民馮魁等五百餘人伏　闕乞留始命以知
州掌清河縣事清河有湖田數百頃久被勢豪侵奪民
代輸其稅者六十餘年君奏復之民得耕收芻粟以千
萬計民有窘於衣食攘人一牛御史以強盜捕治其家
八人皆以斬論已獄死二人六人當就大辟君奏一牛

而殺八人其情可矜六人竟得杖免淮水屢泛民皆闕
食君力言於上官若侯請　命於朝而後發倉民死殆
盡願先賑以粟而徐上其事有譴其請自受由是遠近
民用濟者甚衆　朝廷亦不之咎民有事訟及應追究
公務未嘗拘置於獄人咸自相戒曰毋失信於我侯四
方凡供徭稅與夫因事往来之人病死舟中無收瘞者
往往衆棄於岸歲無慮日乃令候送舟數十人給以升
米俾收瘞積至三塜塜不下百十骨其有溺死可識認
者則瘞他所自是人得收其所親而詣縣拜德者比比
留守衛卒有姬泰者嘗在京以物貸閩巡檢供罰後旣

而隨巡檢往官所索債比得債而巡檢適卒其妻因與泰同載還鄉里至淮巡檢妻與舟中人共謀泰欲盡分其所有泰旣謀衆令巡檢妻二人赴清河報泰病死欲得公移為證以杜人口君疑有謀盡執舟中人繫於官移文招泰子弟問故泰之子至具訴巡檢貨物及泰隨索之狀因發泰篋視之果有泰銀百五十兩鉛錫數百斤衆皆伏謀罪而以其物還泰之子人稱明斷如神民因歲饑至賦窮其子女足公賦者君即白於上官宜緩推科俟奏請而徵之未晚於是淮南北民子女皆得免焉嘗署淮郡旬浹代去淮郡之民嘆曰安得李侯長撫

我朝清河常額之外舊增至管馬主簿一君奏患民不知省官竟得減除知州九載將滿遂有慶州之　命初至慶不數日即詢民俗因患生女不收溺於水人死不塟救之火之說君首禁之并選閑曠之地得四十有五畝名曰義塚縱令塟焉於是久近得歸者以百千計旣塟遣官諭祭至於興利除弊之政雖未盡就而民之感思者無間遠邇使得久於其職庶幾所謂三年而成者矣君以知縣知州一為湖廣鄉試考官一為浙江皆受聘主文柄以公衡鑑見稱一受四川聘未果行其文學槩可知居官聞有賢才學問之士輒薦於　朝得受職

者至十數人甚者為顯官亦有之其赴雩州以母宜人春秋八十有二因假道歸省及展拜先壠竊自喜曰吾遂此行平生之願足矣於其弟兄姊妹內外長幼悉有所遺不以於巳疏戚而有厚薄至處兄弟尤叅有恩愛焉嘗曰古云難得者兄弟頭白不可分也其居官處同僚亦推此心未嘗以律巳者律人故同僚亦愛敬之如父兄其性溫厚其治民寬平而公恕其臨事敏而不迫其接人和而有禮人無老少卑賤咸稱長者公卿貴人賢大夫士相見之間無不加意禮遇至稱之曰李先生而不名其去清河民皆怨濂使李知州不得終惠於巳

今清河之烱瘵如昔矣其得人愛慕率類此其洪武乙
丑此卒春秋六十有三臨終呼過語曰我死無憾但未
得送汝祖母耳言訖泣下汝兄弟勉力為善人毋忝所
生至於家事汝叔必公毋貽譏笑於人配里蕭氏山陽
徐氏皆有賢行子男三人長武沙縣訓導次過余之子
婿皆蕭氏出次弁徐氏出也女四人周鑑胡質張威龍
京其婿也孫男三人曰鎬曰鉅曰鉞女三人幼銘曰
嗚呼李君允矣孝弟既刑厥躬亦推以治忠孝寬平慈
良愷悌自家達邦溢人口耳謂天不厚德胡爾猝謂天
不嗇壽胡爾止厚也實予嗇也亦惠惠其來繼昌有蔚

已

廣州府知府張君叔倫墓誌銘

世固有論居官為政率以久近關乎難易者矣而不知夫難易非能久近能久近者惟賢否能致之耳士果才行不足大知固所不可諉大受之尤或為之未能持之未固雖近有所弗勝况於久乎其苟才行兼備小知雖或不可故大受則必為之有餘持之益久雖久無不可致况於近乎此吾張君叔倫之所為未易得者歟叔倫初為浙江武康湖廣黃梅兩縣知縣或十數月或一二年各以受代憂制而去事愈簡而時愈近所謂不可小

知是也既而調任廬陵為之幾二十年遷任廣州知府亦復三年廬陵廣州郡縣之大者也其民與事視武康與黄梅何啻數十倍其庶且繁耶而吾叔倫為之愈繁而愈易愈衆愈庶而愈易治所謂可以大受非歟叔倫方當駸駸纉榮而自廣州赴京述職還至南安之大庾嶺竟寢疾卒嗚呼惜哉其子既舉柩歸將以明年某月日葬于邑彭華鄉先塋之次因其姻家僉都御史韓君求懇請銘誌其平生于墓余知叔倫之深者也重以韓君所述事狀銘不可辭張故蘇著姓叔倫諱序叔倫字也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子孟友洪武中以才藝徵至吏

部卒毋胡氏有淑德叔倫早孤賴毋訓育以有成立讀書究知理道求樂庚子以茂才舉應求賢詔入官所至郡縣愛民如子治官事如家事雖精法律然不以先教化惟治其頑梗者使由於禮義即勿用人無愚良憚威而懷德者遠邇如一課農桑以約遊惰之民均徭役以杜侵刻之弊饑則勸富以賑窮廩熟則務糴以備荒旱興夫作興學校禁戢姦盜凡可以利民者為之恐後往往為鄰邑所觀效間以故去所治民輒相與乞留於朝或乞遷於上官之有力者不一卒皆得遂所願於乎使凡為郡邑者皆如叔倫民焉有不安輯而事焉有不

克濟聊其自廬陵遷廣州也實余薦而叔倫亦期以不負所舉為知已報皆可書以傳也叔倫沒以景泰五年九月二日距其生洪武丙子其月日享年五十有九配馮氏子男二人長講次聞卒女三人方傑尹簡諒要其婿也銘曰　長山之木本深厚效用愈大偏能乂嗟吾張君年美茂享年胡僅五十九秩二千石祿固厚不至耄期理曷究年雖弗永善則壽殆百千歲膾人口彭華之鄉山水秀歸藏其間爰乃柩尚吾善慶昌厥後

封翰林編修劉君墓誌銘

士之能學問修為以自得於天者固難能學問修為以

自適於己者尤難不居其難而甘其所尤難此非孔子所謂無以尚之者歟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終亦必忘而已矣夫修天爵尚不以得人爵於天况得人爵而肯棄其天爵於己此余所以謂亦如孔子所云也永新有力學敦行之君子曰劉君孟恂者其庶幾焉君諱耄孟恂其字也初號介菴後又取易石静山止之義更號艮齋姓劉氏劉系出宋水部員外郎江西發運使南昌郡子德言世居安福莿山至曆五者始徙永新禾山中世有科第仕宦才御溪所元傑君曾大父大父父也皆有隱德元傑娶城北歐陽氏

因贅居焉君為兒時母躬教以孝經論語古文諸書皆能成誦稍長即知務學從鄉先生劉逸安吳勤翁習為文辭弱冠克授徒于里塾時元傑為里正君請服勞官所於凡輸役諸務必勤必公未嘗苟利於己比孤終喪而娶則年已二十有八矣遂一志於問學從廬陵謝子方講受易經子方奇其穎悟傾竭底裹告之既而語曰子歸求有餘師矣可勿復來數年遂以其學舉永樂戊子歲鄉貢為第二人蓋榜中易第一人也然以苦學而致多疾因竊嘆曰窮通有命強為理不可也自是不復求進惟課耕以自給雖簞瓢屢空不一動其心至於沉

潜經訓洗獵載籍而教其子以學則汲汲焉恐後君性孝友毋歐陽氏素嚴君率其配事之甚謹食必躬進怒必自咎苟未得其懽心雖俟寢門外至夜分不敢少違比其得疾晝夜侍側至躬擲其矢溲翰林學士觧公改官交趾道經永新聞之曰此古君子也事寡女兄迎養從兄之無後者四人雖羹藜飯糗而必愛必敬至周濟其終身遇子姓甚嚴肅而於賓客鄉黨之交曲盡禮意嘗歲饑疫民多徃役萬羊山者僵死道上露齒相望君率僮僕徃来三十里間頻掩於坎百餘人鄉人有歸自遠方者舟入以其病不能言乃舁棄里祠而去君憫而

遣之以湯藥卒不能救然莫究為誰也囊中有物因求
識其人者俾以授其妻子有李姓者見之曰吾弟也遂
以歸之李素與鄰居曹姓者有怨誣於官曰曹殺我弟
曹無以自白乃指君為證旣受逮傾貲以足逮之求或
嘆曰行仁義乃得禍君獨怡然曰事固有偶然者矣平
居旦起盥櫛謁家廟畢端坐齋居終日不懈篤實之行
忠厚之論自身而刑於家而著於鄉蓋有漸而化之者
不謂敦行之君子乎正統某年以子貴蒙 朝廷推恩
封文林郎編修配贈孺人有覈軒集若干卷示兒錄若
干卷易傳撮要四卷其平生所著也洪武癸丑十二月

十六日正統乙丑十月九日其生卒之期也某鄉某山
某原某墓之所在也某年月日其塟之所卜也余考禮
部會試取第一人今官翰林編修曰定之其長子鄉貢
士安之暨宜之其仲季也鄉貢士李鈞暨歐陽平張都
其三女所嫁也男三曰稼曰積曰移女五某某孫也定之
聞訃將歸奉柩納諸幽也請余為銘從焉為之銘而銘
之銘曰　學扵古也有得孝扵家也篤　名扵士也克
稱行扵鄉也可尊命扵天也弗咈壽扵善也惟均人於
銘也不媿傳扵後也永存

芳洲文集卷之八

泰和陳循著

銘

太安人邢母孫氏墓誌銘

太安人贈翰林修撰儒林郎淮西無為邢君士傑之配今翰林侍講寬之母也以正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壽終於家寬聞訃援例歸將以是年某月日奉柩從其尊府修撰君合葬於鄉花家疃西城大安門外之原乃奉通政司右參議同郡湯鼎所狀太安人之潛德來求為銘以納諸墓寬永樂甲辰進士第一人及第與余同

官翰林家久於其請銘母太安人之墓誼不可辭按孫世爲淮西儒醫有諱以遠者太安人父也母某氏太安人自幼穎敏儉約女事不學而能嘗從父傍聞訓其兄伯祥以醫藥事太安人悉識之遂亦頗通醫藥父母愛之爲選婿得醫學典科之子遂以歸之即修撰也太安人既歸恭勤執婦道事舅姑以孝稱事夫甚嚴謹夫亦接之如賓友夫嘗以精醫藥被薦入補太醫院士所以免內顧之憂者賴有太安人也未幾夫卒太安人遂篤意於教其子以學恒勉之曰汝父早世所賴以亢宗者顧不在於汝哉又曰立身行己莫如讀書濟人利物莫

如醫藥二事於人最切况又汝之世業不可以或墜也
至於待姻族以容忍為和撫臧獲以寬恕為惠於貧匱
能濟推假貸不吝尤為遠近疏戚之所稱重宣德三年
春以寬貴伉儷皆得推　恩而已封為太安人云其生
洪武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比卒春秋八十子男六人長
宜早卒次宣四川保寧守禦千户所百户次寬也由修
撰陞侍講以預　先朝實錄之事加級從五品祿次容
次寓寓亦早卒次密咸克世其先業女二人長早世次
適士人劉慶孫男十四人昭與量易昞曙晰晃旻春昪
旦日最女如其男之半保寧守禦千户所百户王政聞

中縣崔甫及同里阮昂其壻也餘在室曾孫男十女六於乎以太安人觀之壽至於耄富有文武祿養子孫幾至半百而又恭勤詩禮之教無疾而逝稽之洪範五福不幾於全矣乎銘曰　孰不有生獨至耄年況得祿養文武備焉子孫承慶伉儷歸全問胡能爾積德致然花家之曈我銘其阡維太安人用以永傳

故李母胡恭人墓碣銘

自古壽臻期耋子孫衆多之人苟非得於稟受之厚即其保養順受修為之善之所致也譬之干霄之木至於千歲而枝幹之繁密不可數計非其蟠地之深必託高

雖遂谷牛羊斧斤不至之處而後能爲苟託得其所矣而或牛羊斧斤戕之是猶禀受雖厚而其保養順受修爲有歉其不能與枝幹之繁密致千歲一也此余於李母胡恭人竊有感於是焉恭人故兩閭里著姓勉正其端愛翁處士伯昂李公之配前常州府通判桓圭前處州府知府信皆其冊也子男女凡十有一人孫男女二十九人曾孫男女幾六十人玄孫男女方有八人自元至正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之生至今景泰六年二月十日之卒春秋九十其非所謂壽臻期耄子孫衆多之人而何然迹恭人平生其禀受者旣厚而其保養順受

修為之善所以能致此者殆有莫之能禦者矣當恭人之歸伯昂也會伯昂家可擬封君之富方蕩然於兵燹之餘其僅存者猶足以配中人十家之產然為豪强之所吞滅伯昂恐焉恭人嘆曰物盛而衰理之常也人財勢不並存之時君獨不圖自保而他恐乎伯昂用其言遂不復他保惟以力學養晦為務而推所學以教其鄉人子弟恬然自得恭人喜曰君後其復昌乎遂躬紡績服勞婦事以相其家而家漸以不墜回視前之豪强雖吞伯昂致富者曾不旋踵禍敗無遺類矣又有向為李氏盛時所制之人令其子孫崛起欲誘伯昂鬻其先世

居地與為業者伯昂叔禹恭人駭曰此祖宗萬石基君不顧妄當以死守務者聞之竟沮未幾伯昂棄世恭人益勤生計延師教子期其克前裕後而以次擇婚配使之成人有立恭人性嚴有稱遺訓教者徵治之不少恕前室子惟高暨孫氏遺孤子男女三人恭人悉收歸育於家命次子介圭以所致產業使掌耕稼焉恭人雖嚴而心實慈見人貧窘濟之惟恐不及其待宗姻恩禮尤備子孫有出而仕宦者或面命使勤於奉職慎以持身或親札書戒諭之無歷歲其視前室子孫不異己出而孝敬恭人者亦無彼此之間子長惟高次堅鄭桓圭前室

出信圭姆圭介圭恭人出也胡紹先黃孟質張希旦康存吾其四女婿先安襄錦漢貞武遐樂隆慶經希德均遐介其孫錦龍溪縣丞貞無錫縣武沙縣皆儒學訓導遐刑部司務希邳州訓導經均皆舉懷材抱德允哲萬錟其曾孫樂遐奇鎬遐皆邑庠生清客瓆琱祥福其玄孫介圭既舉子姓以奔之年葬恭人于邑之猴原壬癸丙午山向乃奉其姻家生南京禮部主事蕭玄圭所狀事行走京師求銘其墓上石銘曰　古十至七乃希有恭人兒乃十至九吁嗟何為獨得厚語不云乎仁者壽恭人母婦德良茂有子從孫多白首布列郡縣貳與守

詎止於斯昌厥後我銘其藏示永久

太夫人金母周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字某姓周氏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金公某之配今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濂之母也其自濂蒙　恩也初以監察御史封太孺人再以僉都御史進太恭人三以副都御史進太淑人四以刑部尚書進太夫人周與金皆淮南名族周之先有仕元為武清丞統制諱世榮者太夫人之曾大父也其子襲職諱永茂者為太夫人大父也父諱慶甫　國朝洪武初始徙居淮安山陽為山陽人以隱德稱於鄉母馮氏亦山

陽名族太夫人自幼端重寡言笑閑於禮度長循姆教凡誦小學內則諸書即能曉其大意善事父母最見鍾愛父母為擇所歸以許金氏既歸事舅姑如事其父母姑王夫人性嚴太夫人事之惟務祇順以得其懽心姑嘗得疾太夫人頃刻不去側姑疾亟若有增太夫人究知之故躬奉湯藥昕夕不少違不解衣帶寢者累月至容顏失色以身代姑疾卒賴以瘳其相家也一以勤儉為本躬事紡績以助資祭雖隆寒暑不懈二子隨其才器授之以事因謂非讀書無以成德非治生無以植家遂力贊尚書公以濂為鄉校生而躬早夜課其力學恒

勉灦曰吾不能效古人之𨷖機兒豈可棄古人而怠學灦乎以之奮發以名進士爲御史爲副使兩遷都憲兩進六卿兩爲春宫太保以有榮名於當時者孰非本於太夫人之訓耶世之人往往謂子有賢德父之所教女有懿行母之所教若金氏之賢子豈非兼有父母之教哉又嘗聞太夫人不獨善教其子至於睦姻族賑窮乏凡有可利惠於人者爲之恐後此其壽祿之崇子孫之貴且盛亦孰非本於此太夫人疾革時聞灦以刑部尚書奉命督數萬師自京師往征閩寇旦夕當渡淮過家恐其以老身故緩於王事即預遣人迎諭之曰忠

孝一事祗忠于君孝莫大焉慎勿過家過家亦不及見我矣但依我語勝於見我所遺之人尤未出門太夫人已棄世談者謂大夫人庶幾王陵之母時正統十四年十一月某日也上距其生洪武元年某月某日春秋八十有一訃　聞詔遣行人諭祭其柩而命有司為營塋域以某年月日塟在淮東石塘先塋之側子男二瀌其長柎幾太子太保以平閩寇功也其自閩歸尤未闋瀌懋已歸終制不許蓋見眷遇之隆如此次洪先太夫人數年卒孫男四人曰輔曰璐曰佐曰佑女三人俱幼旣塟之又明年瀌以不能及時求銘其幽至是乃奉其進

士同年友今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所狀太夫人之潛
德來請書刻之石以追納焉余與濂交三十餘年且嘗
獲拜太夫人于京邸知其為賢母也銘不可辭銘曰
丹山之陽鳳穴所在有美其配生雛五采偉扒郊藪麟
遊不群有子馴擾彬彬其文惟太夫人積德厚重慶行
來嗣如麟如鳳褒封鸞誥屢見推恩兼全五福咸在一
門淮東之墺泉深土厚於焉歸藏永昌厥後我銘平生
追納諸幽將千百禩貞於玆立

贈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郭公招葸合葬誌銘

公諱順字以昭姓郭氏世家吉之泰和冠朝里余所序

其族譜稱父子同登宋景祐元年進士第曰僅之美者公若干世祖也曾祖讌可祖正伯皆不仕父祥彬讀書有隱德毋某氏以　國朝甲辰三年七月一日生公公生穎敏異於常兒自幼知孝於親友於兄弟稍長即有志於遠大不事家人生業洪武戊辰隨父以詿誤戍太寧藁富峪衛後父有疾公力請代其戍俾得援例歸鄉公既代父會靖難兵興公隨征有功擢任本衛百户自是預征戰無虗日内奮其忠外鼓其勇所向無不克捷靈璧小河之戰公遂死於陷敵時洪武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也　太宗皇帝既正大統追録將士戰功公

應陞副千户先是公已揭家自大寧来居北京之徳勝門内其配羅氏及第皆卒子璟於公隨父戍大寧時生始及恭就鞠於外氏家至弱冠時乃徼至京襲公職為武畧將軍富峪衛副千户既而授 詔贈公如之羅為宜人蓋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極愛敬撫諸弟篤恩意雖邊戍行而未嘗廢詩書之習嘗奉公差徃福建因過家惟以追遠報本為務不及其他比還大寧憫其季父與弟㝡苦力請放歸田里寧自勞役雖死不辭卒如所請其忠義友愛率類此宜人同邑珠林羅公進卿之子生有淑徳孝事舅姑遠戍十餘年備嘗艱苦而無毫髮愁

恨形于辭色惟力於盡婦道而已公生之年九月某日其生辰也卒於北京官舍享年若干子男一人即副千戶孫男三人堅早卒其配陳宜人所生純紀別室錢氏王氏出也女六人長子繼室封宜人進封淑人加贈夫人進贈一品夫人　朝廷遣官賜營葬祭其次千戶㳟靖陳敬及陳徵黃宏其婿也餘幼千戶官兩京凡三十年調任吉安千戶所又十七年始追念其父母沒於兵戈擾攘之中倉卒無爲之殯葬者痛切於心無間蚤莫方卜邑桃岡荊木坑之原營域其上具冠衾招竟合葬之以循其子婿也俾爲之誌銘焉銘曰　源源郭宗肇

滕忠武五世至瞿始家酉土有曾孫敷復徙西昌雲亭
爾溪為族之良偉與之美卓狀父子名冠朝廷有同科
第前代之華既武而文逸及於公嗣益有聞以身死戰
克忠且孝傳于若孫積善之效公之死也奮不顧家有
美內助亦殞京華人之有生在全大德公之伉儷偉矣
忠節茫茫英魂孰云無歸招之則來求感於茲福爾後
人克昌且大我銘其室千古長在

故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合葬碑銘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　車駕親征虜寇崑山王公以工
部右侍郎在　從列八月望日預陷沒於土木明年

朝廷用此推恩追贈公為工部尚書遣官諭祭其靈又明年為景泰二年其配淑人陸氏亦卒是歲八月三十日也明年其子汝賢汝霖告哀於　朝詔准尚書例命有司為營伉儷塟祭於是汝賢兄弟具其父母事行來請文歸刻石墓上汝賢以公沒於王朮之蔭將授大理評事汝霖先舉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余於公之父子三人先後皆有同朝之雅銘不可辭公諱永和字用節姓王氏自號梧竹世為姑蘇之崑山人習尚詩禮公大父諱允吉父諱子禎皆以公恩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大母顧贈淑人母周封太淑人公生神氣爽邁異於常

兒大父見之措曰是兒必振吾家幼時有誘以學奕者公曰是惡足學取其枰並碎之旣而從學邑庠日記書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疾公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盡爲子之道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諭公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其孝行見愛於親卒類此年踰弱冠以明經舉永樂甲午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未及會試後卒乞就教官以便親養得嚴州府儒學訓導尋丁大母憂去服除改任饒州府學所至誨諭諸生多有造詣至於誘掖所司作興學校奬進賢才尤惓惓焉以爲已任歲滿與同以

教官考績至者群試於吏部公之名在首選吏部尚書蹇公獨器重之暫禮致為塾師比當除奏為兵科給事中居官務持大躰而畧細故人以為得侍近之躰嘗副駙馬都尉王誼為使持節行冊封　親王禮糾正受冊執事之儀觀者為之凜然知畏還掌科事秋滿超遷都給事中未幾擢工部右侍郎領董營建　宮殿之事殫力盡心不知勞而事速濟為同僚所欽服嘗往巡視淮南諸郡旱蝗訪求民所利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於民比還特受　命掌部事奸獘為之一清河决山東河南諸郡改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公受　命徃治之濬泄

有方軍民受其惠者不可勝計比還遂以餘事簡預邑
從竟殞於國事云距其生某年月日春秋若干配淑人
陸氏諱某某邑名宗元萬戶達之孫　國朝大勝關巡
檢士賢之子也年十七歸為王氏婦孝敬柔順奉大姑
及舅姑皆能得其懽心於遇危殆之頃相夫以勤儉為
心教子以詩書為業人無遠近親疏稱其賢者若出一
口初公隨征未歸淑人驚悸欲絕久而復甦自是哀痛
無虐日矣竟以成疾而卒其封淑人亦以公恩子男五
人汝賢其長次汝奇次汝翼汝敬汝霖其季也孫男六
人女八人其子將取公之衣冠與淑人合葬於郡吳縣

至理山玉泉之原余觀古今之人致通顯者多矣而秪以身徇　國事者或寡以身徇　國事有矣而其伉儷俱賢足以垂範來裔則又寡也王公與其淑人平生所立卓卓如此其不可以表著之於將來使人有所觀感興起乎故爲之書銘曰　偉哉王公以儒起家身不求顯官秪不華我求其本莫外乎孝志存便養甘就職教禄雖菲矣樂則大焉辟得重闈咸享高年天厚乃報俾從冬卿盡忠於　國求著令名進位身後榮及厥子公雖則徂存何有旣况皆伉儷並受渥恩千古斯藏永綏北首其山之陽其水之涘我銘刻石以告來裔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墓誌銘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以景泰四年九月七日卒于官明年其子褒聞訃來京師歸其喪葬於鄉乃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盱江何公所狀平生事行來請書於墓上之石君故與余同官翰林同出江右始終有斯文之契者於書其墓上石誼不可辭按狀習故臨江新喻白梅田里大姓系出東晉滎陽太守鑿齒盖鑿齒避符堅之亂自襄陽徙袁之萬載後自萬載徙居新喻故子孫世為新喻人宋有舉鄉貢進士曰季達者君之若干世祖也曾祖諱濵舟祖諱均泰皆不仕而行誼著

于鄉父諱懷恭洪武中以明經舉授南雄府儒學訓導歷任瀏陽平江兩學遷湘潭縣儒學教諭自君推恩棄官就封翰林編修致仕後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母吳氏宋郡馬之後有淑德亦以君恩封孺人後贈恭人君諱經嘉言其字也未生之前一夕尹恭甫夢有靈降于庭翼日占者曰當生貴子孫又明日果生君相貌異於常兒甫七八歲頴敏絕倫語孟諸書過目輙能成誦稍長詩詞援筆立就遂以科舉為業從伯父國子學錄懷清受詩經既而從鄉先輩講讀春秋益有造詣時猶子侃已舉進士君慨然曰吾獨可少緩乎即往省親湘潭

困而卒業未幾以春秋舉湖廣永樂丁酉鄉貢為第四人明年擢李騏榜進士被選為翰林庶吉士預修志書辛丑雲南進黃鸚鵡 詔以命題試庶吉士君與六人者以佇賦稱 旨俱擢翰林編修洪熙乙巳之歲蒙推恩封父母及妻宣德元年預修永樂洪熙兩朝實錄逾年丁父憂去服闋歲之甲寅以官滿遷修撰正統紀元之歲預修宣德實錄并有事于 經筵又明年以纂修勞遷侍讀逾年丁母憂去服闋歲之甲子以早受命禱于東嶽禱畢一方霖雨為之沾足明年同考禮部會試又二年考京闈衡鑑公精皆稱得人歲之己巳乃以余

薦進太常少卿暫受　命守阜成門還言六事大要皆當世之切務多見采納又三年遷詹事府詹事五閱月以得疾卒上距其生洪武戊辰年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五配黃氏先卒繼張氏贈封孺人恭人子男二人襲女一人適章良劭孫男幾其卒　朝廷遣禮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薩琦諭祭而給舟歸其喪有司為營塋域以某年月日葬在某山之原君性篤實謙溫操履端潔居官恒以恭勤清慎為務暇作詩文有求之者無不各得所欲而往有漫稿及垣西集藏於家自號尋樂至老又號寅清居士因築室于官居舊第之東扁曰

東坡草堂蓋預為歸休張本云銘曰　習於新喻世本業儒徙自東晉迄今弗渝有美兄弟自相師友國學邑庠為能承父有偉如君大振厥家玉堂金馬貽世之華既進太常復遷詹事厚積博發實自君始譬諸大阜成之惟艱一簣未覆止吁可歎君雖止此弗止者存有欲求之視余茲文

太夫人石母孟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姓孟氏累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公諱峯之配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璞之母以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其鄉事聞

詔遣官賜有司營塋域而命璞奔喪即起復莅政璞乞終制不允於是具太夫人事行來請銘墓上之碑璞故余江右按察使有惠愛於鄉邦者也余義豈可辭銘按孟系出鄒國亞聖公軻其後世家清漳為清漳人太夫人曾祖某祖某皆有隱德父居祥毋某氏積德行仁稱於鄉族太夫人自幼端靜閑婉教女事不習而能為父毋所鍾愛既歸石氏克恭婦道舅姑素嚴毅而事之恒得其懽心石公喜交遊敦古道急於為義太夫人主中饋惟務相成其志至於治具奉祭祀宴賓客之儀尤惓惓致豐潔處娣姒以忍為先教子孫以勤為本閨門之

內雍雍如也石公登世太夫人誓守志不二蚕桑織紝以給幼孤之衣經營節儉以足歲時之用嘗曰凡為男子不耕則學學則治於人耕則見治於人顧諸曰汝曹宜慎擇而勉焉璞承其訓益勵志於經史遂入鄉校為弟子員數年以明經舉於鄉補太學上舍生以試事擢監察御史太夫人數勉以忠藎欽恤等語旋遷江西按察副使尋陞憲使煒然有聲於朝野間凡此孰非太夫人之教訓所致時前少師廬陵楊公因聞太夫人之賢德遺璞詩曰平反日奉萱堂樂絕勝西京雋母心蓋太夫人仁恕之心與古雋不疑母之心同也又前太子賓

客國子祭酒致事豫章胡公禮部侍郎致事羊城陳公
嘗爲石氏作慈壽堂詩文皆比太夫人於軻親陶母其
見重於鄉大夫率類此璞之遷山西左布政使也太夫
人始離家一往就養時年巳八十一康健如強壯時或
適近地衆以肩輿迎候輙峻郤曰吾家素履清儉步行
可當安車用此不無富貴驕人僚屬內外聞之婉服且
仰則焉孀居五十四年冰玉之操凜然後三十年累用
璞　恩封太孺人進太恭人再進封太夫人三進封一
品太夫人恩榮莫之與比其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十月
二十六日比卒春秋九十有二子男二人璞字仲玉其

長次璋次璠璋早世女三人吳源宋廸曹剛其壻也皆出名族孫男六人晟旻昺杲昂昱女幾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邑同里之新寨銘曰
趨趨賢女系出軻宗來歸石氏婦道是崇豈惟婦道尤敦母德守制孀居年踰半百終始如一玉潔氷清保寧壽考幾乎百齡子貴孫賢繩繩蟄蟄　恩命自天榮爵美秩曷繇致之積累自躬肆獲善報久而益隆生榮死哀世所稀有惟太夫人實天所佑歸安新寨丘墳峩峩嗣世仰止福庇孔多我銘其碑敢告來者用賁寵章永光泉下

林子華墓誌銘

故元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公子華　國朝交趾布政司叅議興祖之父山西布政司叅政厚之大父監察御史廷舉之曾大父以洪武二年五月十三日死義高年四十有一旣死其配宜人陳氏守節又二十年而死其子取公遺衣與陳宜人之柩合葬于潮之水東山然未有誌其事於墓者也正統景泰之間厚與廷舉父子並顯於　朝日夕以為欠事歲之庚午厚致政歸乃得具公與陳宜人忠節事行來請文刻石立於墓按林之先為河南光州固始人唐宗時有曰諝者提師

從節度使王審知定八閩累封忠烈侯卒於官塋福清縣之王官山子孫遂為閩人今居三山莆田漳泉稱林著姓多其後也公忠烈之若干世孫諱榮子華其字自幼性已警敏而多材能讀書博通經史攻詩賦行草書特以餘興灑翰墨為蘭竹山水蓋超然拔出於流俗者也元季有司累聘不就後欲得祿養親遂起為員外郎未幾兵興八閩擾攘公勸總戎欲定州郡當先不殺於是民爭附之賴全活者無數既而與王用文者同保障潮郡　國朝天兵所向江南列郡皆下公與王用文者隱伏於莆田之壺公山中度勢終不能保遂與用文訣

誓各以忠義自勵用文歸福寧自經死公為部使者所
得惜其才傳送京師公至四明聞鄉人後至者言用文
死遂作詩留別知己者藹然忠義之言是夕具衣冠赴
水死時從者惟一甥急呼舟人救無及矣宜人福唐河
西盛族子也事舅姑甚孝謹家素儉泊而甘旨之奉則
豐厚舅姑有疾其售善藥雖罄奩具不吝比卒薤祭一
由於禮年三十七而寡一子二女皆宜人所教育造就
得所如負外任也子嘗遣從鄉先生陳從鄉受春秋經
以衆孝廉授山東蓬萊簿即與祖也宜人春秋五十有
七而卒厚與廷舉其孫曾云公與宜人當得蒙褒　恩

之典矣而厚偶以致政未請安知廷褒積而發之也大

其請不在於他日耶姑書其行於墓以俟銘曰　迢迢

林宗系出閩始自唐而南來靖邊鄙豐功偉爵忠烈蓋

世子孫延茂八閩皆是福興漳泉繩繩繼繼　一居于潮

衣纓不替累叅大政復為御史孰非祖宗積累攸致惟

貟外公卓犮伉儷並全忠節哀榮罕比潮水東山全歸

燕美高墳峩峩子孫仰止我刻銘詩播之千禩

故太淑人蕭母周氏墓碑銘

太淑人諱祉姓周氏贈嘉議大夫大理卿廬陵曲山愚

齋蕭公不敏之配令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維

禎之母夫人景泰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維禎
聞訃哀請于　朝乞歸終喪如制　詔旨不許惟遣官
賜祭命有司為營葬域給驛俾歸襄事畢俾即起復於
是維禎之歸葬也具太淑人平生德善以余其先公同
年鄉貢士其先季父翰林修撰時中君同寅友請為墓
上碑銘以行余與維禎同朝同郡而有世好如此銘其
可以辭乎按蕭開背廬陵望族以儒為業非一世矣有
博學隱德曰尚志處士者太淑人之父也母康氏以溫
柔端靜見稱於姻族太淑人其仲女德性一如母而警
敏德慧過之少時見父訓子姪讀經史太淑人輒從傍

聽之退而記誦凡數百言無一遺錯至於女事饋饌不待教習而能所為精緻出於常品為父母所鍾愛甫十六歲為擇所歸得大理公既歸事舅姑必孝必敬務得其歡心初大理公以父命與其弟修譔為鄉校生獨承幹蠱之責於家太淑人助相之凡百祀先奉親宴賓客督耕桑之事悉出於太淑人綜理而大理公不煩致力故亦得肆志於問學以成名儒公既舉鄉貢矣念有弟擢進士第一為修譔於翰林吾當家居養母且教諸子於是遂不仕進而鄉邦之學者聞公之名執經以受學者踵門而至太淑人喜其道之行為飲饌以延欵之雖頓

不厭其尨來從遊於公者學多族姻賢俊子弟太淑人因語其子維禎輩曰吾非但喜爾父儒道之行爾輩又得與此賢俊交遊朝夕議論以相資益他日如爾叔登高科以酬爾父之志亦在此也以是為之延款益篤間聞其子與他交遊有為市井語者輒斥之曰爾儒家子乃與若等人伍能不為之染耶其嚴教率類此修譔君與其配劉氏安人相繼先卒所遺孤緝孱弱不立太淑人訓養之踰于已子緝卒又撫其孤至於成立平居整飭閨門嚴肅而於女婦婢使各授以事截然不敢有違其條教者宗姻咸視以為家範長子維禎舉進士官刑

部至員外郎始克迎太淑人至京就養既至見其官居
寂寞服食儉薄喜曰吾兒能長如此古人所謂好消息
也居二三月恐維禎以奉養不腆曲為營致央意欲歸
且曰吾輩為儒家婦祿養雖美非吾素所樂也吾兒但
能忠於 國事不忝所生吾之樂無 矣歸語其次子
曰吾見汝兄能守澹泊吾雖布素 被錦綺汝曹皆當
效此其志尚又類此 朝廷初自維禎推 恩贈大理
公承德郎刑部 清吏司主事封太淑人為太安人
繼封令秩茲當進太夫人在邇孰訃遽止於斯此維禎
之所為尤痛者也其生洪武巳未某月某日比終春秋

七十有五子男三人長即維禎名聲自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大理丞少卿卿至今官次經有司舉應懷材
抱德之　詔將授官聞訃歸次綸女三人仲早卒義烏
知縣同邑劉同泰和甘竹龍琰同邑安溪吳環其婿也
曾上族孫男五人訓詁諏諛諧女七人塟以其年月日
墓在鄉之北山之原銘曰　於惟廬陵文獻之州有姓
業儒曰蕭與周其賢且智無間內外以類相從世為婚
配卓哉處士志尚斯文生此淑女歸於善人順以為婦
慈以為母以相以教咸協于度服食嗜好不主於身儉
勤所致惟務悅親愛恐愉樂不主於已懲勉不懈咸在

厥子有仕于朝祿厚名榮致養之腆靡弗稱情惟太淑人心崇澹泊儉不自歉豐不自樂宜永食報胡不百年壽雖未極德則遠傳磨石斵辭立于墓道以著其美為來世告

夫人楊母劉氏墓碑銘

景泰五年五月十五日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建安楊公勉仁之繼室累封一品夫人劉氏以壽終于家訃聞天子念公先朝舊德特用推恩命給棺斂有司為營塋域遣官賜祭於是其長子尚寶少卿恭將卜是年某

月日奉柩葬于邑某鄉某山之原乃述夫人平生來屬

余為墓碑余辱與公同在翰林二十六年忍辭其子之

屬愛一不腆之言乎按夫人諱貞字妙貞邑處士劉仲

穆次女生而秀穎端重不凡十歲能通列女傳及女誡

諸書為父母所鍾愛初處士見公於鄉校奇之曰此廟

廊器也即以長女妻之公與之生一子二女後舉

官翰林而妻沒援例送幼子女還鄉處士憫其子女無

恃繼有而愛或衰復命夫人為之繼室夫人既歸孝敬

以奉舅姑慈愛以撫幼稚閨門之內和而有禮求樂之

初公携夫人居京凡數年內助甚周歲之戊子公奔

喪去官未兩閱月用召起復赴京次年復遭母喪未聞
訃時已有扈從征虜之行又明年始得請奔喪去亦未
兩閱月又以奪情起復隨輦北京時公子幼無他得力
兄弟其間蒸嘗祔斂凡禮儀諸務悉出夫人綜理而皆
井井有條其能事蓋如此公居北京與夫人睽違者幾
三十年嘗以書來迎致夫人輒以家大兒女婚配未畢
為辭及觀其理家政待宗姻以容忍為和遇臧獲以寬
恕為惠孤嫠有不能自給者賑之嫁娶有不能為禮者
助之而于理辦賓祭教誨子姓之類尤惓惓焉致謹恐
忽家故富饒自奉則甚儉約而未嘗有驕奢之態人有

過誤責之則甚平恕而未嘗無儆勉之意故無間外內疏戚皆有以得其歡情焉其生洪武壬戌四月二十九日比卒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六人恭長與女二人皆夫人姊氏夫人出次謙次錫次賜次貴芳次貴通恭由尚寶丞陞少卿貴芳中書舍人女七人孫男十六人長曰泰以武勲累授建寧右衛指揮同知次士儼士俊士倫士儉士信士儆士佐士倧士偉士儔士儀士偵士僎士明士備士倧鄉貢進士　人曾孫男三人女五人於乎士有德善不著於史則見稱於清議以人之所共見聞也若夫女德之盛非有子孫為之揄揚其何可得而

見於外戚此尚寶之所爲惓惓於其母夫人也銘曰

於惟夫人生在名族來歸楊宗婦道淳篤豈惟婦道母德尤崇相家敎子族姻所宗有儀可無內顧數十餘年實資相助命書煒燁累錫褒嘉有赫有翟爲躬之華壽七袠餘倏然而逝塋兆有恩哀榮終始建安之域土厚水深歸藏安固千古自今

弟永墓碣銘

永余之同曾祖弟也余同曾祖兄弟得至於壯老者三人二十年前兄靜修先生卒余乞銘於少師東里先生楊公時尤幸存二人孰計永死而獨余存悲慟已不自

勝忍言銘其瘞耶然憫其孤皆幼不與之銘使罔知所從事寧保不他效乎乃為按澂書之永字德清先叔竹林府君長子初以其生於孟冬名孺水既而去孺名水字曰德清比壯領經明行修之薦以水字近永遂更名永以行先世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逵詳見東里先生所叙余陳氏譜　贈榮祿大夫少保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諱源可碧潭先生永之曾祖也祖諱氏熹父竹林府君賀縣丞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諱一敬號竹林清隱母金洞廖氏贈孺人德清生於竹林府君罷官歸之明年為洪武三十三年庚辰十月十　日甫

十歲孤十二歲廖孺人亦卒求日取先世遺書從先生長者或往遊鄉校聞講讀以資誨益不十餘載遂深有所造就至有執經踵門而受業者宣德五年領薦起得授常州府儒學訓導惟以獎率化誨為務士之取科第者多出講下同官有陳雖者驕恣時肆横逆於其僚友求獨毅然不與之較未幾雖遷南京太學以死家遠無所仰殯求極力畚歸其喪瘞常郡正統三年預受聘考湖廣鄉試又明年春以九載滿至京被簡試論讞於貴州道方半載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官六載出入於中外者各半嘗按湖湘校閱三司公移成帙正之一依矩

慶鉅細周密及按閩粵則謂興利必先去害治末必先正本同安民有巨蠹葉秉乾父子者數遇守宰弁執憲者莫如之何永至首袪除之奏黜左布政使方政按察使謝莊以行已不律數事皆抉公議自是豪奸歛伏僚庶務惕期年辨死獄得生者凡六十人永遂獲居按閩御史稱首於其人士正統十一年冬用三法司首臣薦遷浙江按察僉事益思所以不負所舉如于分巡海道防禦寇賊必以身先將士而痛懲其不率令者各處凡督兵民漕運歲賦輸京師者藩司專領其事部曹催行憲職直監臨之禁弊害耳當永監臨之歲浙賦餘七十

萬運尤未及大江催行者已先事他徙專任者復病死於道惟汞一人臨蒞遂兼任之其郡邑典守者偕言曰得明公足矣何必他人比至果無一毫負逋視常歲完先一月餘當處州盜未息汞應率金華衢州民兵守大巖山口蘇村諸寨至輙截殺門陣口周寮諸路餘寇以功陞食從四品祿先是溫處等府所屬平民男女被誣執為寇屬拘官所不得辯釋者甚衆汞悉驗其無辜縱遣還家凡千餘口同官副使陶成僉事王晟俱沒於討賊汞為白於守臣得奏授其子以官祔於山口寨立陶副使祠使德之者祀焉有言於　朝自古賦出於田皆

視田之多寡以為重輕今嘉興等府縣往往有田多而賦輕賦重而田少者乞勅公廉大臣均以便民 朝廷以為東南田賦多寡輕重之制肇自吳越錢氏至今數百餘年民守已定賦雖可均民不可擾均之不過利害易歸而已設使四方請相效而為之爭訟之機難已卒之利害所在非彼即此於國於民便利何益欲求便民反致擾民可乎故勅止許擇其差可有利而無擾者行之不必盡均是時巡撫浙江兵部尚書孫公原貞與永同奉行其事二人遂定田多賦輕者運輸京師賦重田少者止輸郡邑請著為令盡庶幾乎有利無擾之意繼

又奉　勅同御史何琛審所屬疑獄論辨死得活者百三十人副都御史軒公輗嘗為永按察長官廉介難為僚佐永獨樂與相守軒亦嘗語余曰僚佐恥然惟陳德清僉憲與陶成為可托因指温台已然數事見喻言輗每遇各處有難理事輙自計曰非得陳往未易畢也後陳果皆不負輗語蓋軒非但以此語余可與言者無不然也時補藩憲長僚缺者例出廷臣僉舉一日僉視欽舉五人皆藩憲叅佐而永預其一得拜福建左布政使衆方以為公精　命下數日永固未之知也當言責者憾蔑無一及已假他詞奏寢之永任御史受　勅進文

林郎幷封贈父母妻任僉事受　勅進奉政大夫永為
人狷介自守疾視流俗不為少惑庶幾乎竹林府君之
行誼至於治職剛勇果亮凜然氷蘗之操不忝乎御史
僉事之名鄉雖余不敢謂不然也使天更假以年必不
攺是惜乎當遷而止於命悲夫景泰七年以蒞官滿九
載得過家之明日嬰疾半月而卒時五月既望也享年
五十有七以是月　日塟邑四十四都總坑之原從母
廖孺人兆永娶鄧氏邑儒學老師崇志先生之孫封孺
人無出乃就任再娶昆陵王氏子男三人孟庠仲京季
憲女一人嫁李厚銘曰　西昌陳宗自郡博始傳至竹

林栽及七世永實承之早失怙恃歲方髫亂弁亡其弟

千鈞之垂一髮攸繫執玉捧盈惟永是寄遺書雖存機

務難恃業則承先否則從彼遡流求源務濟厥美嗚呼

永乎幸不舍是有子三人非永何視我述銘章勉使思

繼

故妻宜人曾氏墓誌銘

宜人諱靜字淑靜姓曾氏泰和邑中令族曾祖恭祖道

可父德遠皆力於務善母尹氏有賢德宜人在同産中

獨少敏見愛於父母六歲先侍講府君即為循聘之稍

長讀書至通孝經論語小學諸篇二十一歲歸予予孤

已十三年為邑庠生六年宜人贊相曲盡心力又八年
予始去舉進士北京為翰林修撰明年冬　扈從還京
師寓書歸迎宜人至則永樂丁酉春也辛丑將赴北京
宜人謂曰君恒念去先隴久未能展省妾請乘此侍行
以是年八月歸未幾寓書來曰妾數有子不育恐孤先
祀今擬為置別室偕往又明年春果至次年予遷翰林
侍講洪熙元年三月　朝廷推恩以其官品贈父母而
封妻為安人是年冬歸樊黃既歸幾月予以史事　召
欲挈家行宜人曰　朝命在躬尚得顧私耶宣德戊申
五月宜人挈其二女一男至至未踰月一男喪哭如火

已出庚戌子遷侍講學士妻亦應併宜人是年冬生長
男宜人大喜至躬撫視其母明年春宜人亦生男方十
月竟以疾卒時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其生為洪武丁
卯閏六月二十六日視其卒若為男易之去者享年四
十有五嗚呼傷哉　朝廷憫循獨力給官舟命姻家進
士羅崇本歸其柩於鄉里有司為營墓葬焉宜人性簡
澹儉薄自用未嘗妄費處宗姻以忍讓為和愛子如一
待下有恵予所為有過輒婉語相規有不及輒補益周
至方貧以鞠諸幼以植吾門户孰謂遽止於斯使吾孤
重望哉嗚呼痛哉二男二女長許南岡李氏次許桃源

蕭氏命下之日予買石刻銘將以隨柩納諸墓云銘曰此吾妻曾氏之塋雖卜之吉築之固足以安其靈安能忘吾情

故繼室淑人郭氏墓誌銘

淑人郜氏諱妙智世為泰和雲亭鄉冠朝里人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詳見余所序其冠朝族譜宋有父子同登景祐初進士第累官俱至顯要曰僅曰之美者淑人之十二十一世祖也曾祖諱祥彬有隱德祖諱以昭在國朝洪武末以㳟天征討沒於戰陣功追贈武畧將軍富峪衛副千户祖妣羅氏贈宜人父名環字汞

循孝友忠信襲父官居兩京三十一年謹行修職克世
其家宣德甲寅以　恩例調守吉安千户所毋陳氏封
宜人莊靖而有容德淑人其長女也自幼端靜柔淑女
事不習而能事父母及庶母愛敬如一父母愛之初父
毋未有子指淑人曰有此女如子矣謂其必貴也在南
京時與前毋張宜人之毋安人同居陳宜人事安人過
於所生安人亦眷愛淑人如骨肉躬保抱携持起居不
釋手慈惠百至暨淑人當隨父毋赴北京安人不忍舍
抱之慟哭者累日因謂陳宜人曰吾老矣若記吾語是
女他日非達官慎勿以歸其見鍾愛於姻戚又如此愛

弟妹同手足弟殤痛切心腑年二十有一歸余為繼室
未嘗一日不念安人每語及輒泣下又二年為宣德九
年以余濫官翰林侍講學士　恩封宜人又三年為正
統二年余丁艱歸淑人與俱五年隨至京師又七年為
正統十二年以余官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恩進封
淑人所撫二子皆長乃與余計曰兒今畢婚時然所聘
在鄉歸就婚誠便况　誥贈祖考妣黃不可緩請携兒
代行畢此二大事兼得歸寧父母盖陳宜人每見二家
子姓臧獲來京輒念淑人感泣不已故淑人有歸寧之
意余以一舉而備三善躍然從之資送以行淑人一心

於夫與子與祖宗父母而非為身計若此孰計明年竣
事報訃之書踵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方淑人歸余時
二子才一二齡其一雖有母莫氏歸理家於鄉其一則
累封贈淑人曾氏者為其母淑人所繼室也故二子皆
淑人撫長保護惠愛十有八年逾久逾至至有今日其
歸道經曾淑人塋躬率子女拜奠墓下而去淑人所生
惟一女而他母三女皆長淑人悉貲遣嫁獨於所生者
不待其有家而逝此其尤可哀也淑人性極慈良待人
甚有恩禮雖分亞於已嘗遇之如履同列毋宜人有庶
妹及外姻居京者親疏靡不周至家庭臧獲數十未嘗

施以疾言厲色而人皆知敬服兩受　誥封之榮退然
若無與於已者而惟以助相余為心以不及奉公姑為
憾凡有事於賓祭必務豐腆誠敬而自奉則儉約子女
無間疎戚閨淑人有委命莫不欣欣喜動言面其有以
得幼稚之懽心率類此其生永樂壬辰十二月十四日
卒以正統已巳六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八方家居嬰疾
時二子屢致醫藥不效父母更自官所携醫來視兼致
其禱旬月陳宜人歸自以淑人疾少瘥矣并携以往冀
其大瘳不意前疾復作所在公私內外姻眷交致醫禱
愈至而疾愈篤竟以卒于外家嗚呼痛哉淑人未卒三

月之前以為二兒娶婦設宴累日族姻尊幼具在賓主勸酬喜極不自勝訖計喜極生悲而已遂至大故此非尤可痛乎所撫二子長珊次瑛所生一女徽貞尚幼其長三女之婿李遇蕭望劉詮言也珊瑛既奉淑人柩還茲以卒之明年正月八日命葬於邑東梁家渡之南山乾亥向從先祖妣劉淑人兆也將葬之前半月蒙　恩遣進士黃德溫至營葬域遣進士韓敏至諭祭俱從尚書夫人行事於其葬也余不忍為銘然不可以無銘銘非余而誰宜乃忍哀而銘之銘曰　生於京封於　朝兩承鸞誥還鄉土忠於夫惠於子愛敬一念在父母力

雖無遠心不窮德則有餘年未副爾於吾哭聞不聞吾
遭爾棄若復若水深土厚梁家渡體魄来歸附妣祖我
銘爾善示千古尚為爾後錫多祐

從子瓌墓誌銘

嗚呼自先兄静修先生沒庶幾能持立門户者瓌一人
耳孰計其遽殞於斯耶此吾之恨所以不能泯而尚忍
言銘其墓耶然念其平生奚忍使泯也乃為誌曰瓌姓
陳字珮玉瓌其諱也静修先生之第二子生而警敏為
父所愛自髫齔時讀書已能究其大指稍長已幹蠱頗
輟學而其行已應務承上接下疏達爽朗皆非流輩所

及年踰弱冠倩贅袁其母寡而無子資璩為養子璩事母如所生買田築室敬養不衰性重義而輕利利苟有涉於義輙施不吝平居尚氣節敦然諾人而無親疏遠近稱譽之無間言信兄弟之表表者嗚呼惜哉母羅氏其生洪武丙子五月十五日沒正統己未三月十六日蓋為兇徒之所謀云嗚呼傷哉其塟于金華山麓之寅甲山作午丁向娶鄧氏繼袁氏曾氏子男六人曰稙曰稛曰槧曰穃曰稿曰稹女一幼曾氏尤賢所賴以撫鞠諸孤者幸有此也嗚呼悲夫余陳氏自渙齡府君仕元為吉安路儒學教授再傳雲仲居士始倩西昌羅氏居

士曾孫定齋府君則璦之曾祖也祖為先侍講學士府君云銘曰　猗蘭之生為蕀所妨既妨於蘭能不自戕蘭茅森森卒茂且良嗚呼璦也柰何不傷

女玉衡墓誌銘

嗚呼玉衡吾女也吾生二十有九年始生汝汝母曾夫人惟懼汝不育禱于北斗因名汝曰玉衡四歲母携汝至京官所三年之後復携汝還泰和又三年復携汝至北京居二年之上汝又隨吾南還省祭又三年後汝復隨母至北京居三年不幸汝母沒比服除吾始納李遇為之婿居五年生二子鎬鋮汝復隨吾以丁艱歸自是

汝不復隨吾至京矣既而汝生二子女長十二次八歲孰計不見吾兒又十二年而竟至永別耶嗚呼悲哉嗚呼痛哉吾兒端重謹厚女事不習而能雖父母前不肯妄發一語雖閨門内未嘗妄舉一步樂聞人善恥言人過友愛弟妹如於己出雖未逮事舅而敬以事姑稱譽汝德善者無間長幼疏戚孰計汝遽止於斯耶嗚呼悲哉嗚呼痛哉汝卒景泰三年閏九月二十八日遇舉懷材抱德自京師使東廣過家前二日也蓋距汝生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得年四十書來擇以其年月日塟汝六十　都貴源李氏先塋之側盖過邑南岡里李氏

前慶州府知府信圭仲子以塟不可無銘然吾忍悲之而不銘銘曰　此吾長女墓也其德則臧而壽弗長焉得而不傷貴源是藏旣固且康殆百世其永昌

故女弟高母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陳氏諱嬍先曾祖贈榮祿大夫少保燕　太子太傅户部尙書　文淵閣大學士碧潭府君之曾孫女先祖累贈榮祿大夫少保燕　太子太傅户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定齋府君之孫女先考累贈榮祿大夫少保燕　太子太傅户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和林府君暨

先繼母一品夫人胡氏之女而余之女弟也生甫四歲
先府君見棄背明年先夫人亦遺世與余皆賴靜修先
生教育成人先是先府君許孺人於雙溪高氏比歲十
八竟以歸之孺人既歸事舅姑甚孝敬姑性素嚴孺人
在衆婦中獨能得其懽心然不以其得姑而有所務矜
於妯娌間以是姻族閨門無疏戚長幼皆愛敬之而稱
善者如出一口凡諸伯叔卑幼事無大小其作止之可
否有所疑於心者必資於孺人而後决孺人悉從仁厚
處之卒靡有或戾於患者其夫仲止惟知治徭賦於耳
其臧獲輩有以家務請者輙命以白孺人為之不一以

介於心孺人所重恒以家庭賓祭及諸族姻憂喜慶吊與諸子姪從師為學供具之類是務至於以勤儉植家以惠利逮下尤為其所惓惓者云兩為仲止助置側室嚴氏張氏待之極其愛厚其生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八日卒以景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以卒之又明年十一月十四日塟其鄉院甫金竹坑之原子男十人瓚珙琳碧玘琋一女嫁曾熙者皆孺人出璿珊玖皆嚴出璹張出也珙獨蚤世孫男八人廣頡廣顴廣頊廣額廣灝廣瀕廣顥廣項女六人幼余竊自念男女兄弟三人靜修兄歲六十謝世余悲慟不忍銘其墓乞銘

于少師東里先生楊公矣今余女弟幸亦六十於其卒雖悲不忍銘其誰得悉其實而銘之耶乃忍哀而銘之銘曰　同氣三人兮共孤苦兄妹六十兮先朝露顧我衰老兮銘汝墓嗚呼悲慟兮吾誰訴

表

故吉安府知府李君孟承墓表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為吳江人君之曾祖公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吳氏徙居吳縣令遂為吳縣人君生俊偉異於常兒稍長被選補郡學弟子負即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

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即以書經領薦京闈明
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居官
教人自學日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恒倍他館且
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
畫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　其識鑑精
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　奬掖賢能賑恤困匱
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奉　制
以有事于　廟學見君嶄然在儒師中非拘拘然章句
士也心恒識之會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
君名應　命下擢吉安府知府時閩淛寇皆起厝劃其

鄉聲聞遠邇吉安無藉貧民乘之以擄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失數日不戒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即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 殺暴 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効輩數人悉致之於不可偷生之地由是毫奸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為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讐人有以此為其罪訟於 朝者余復為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未及一年修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豈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凡威而愛之者皆欲乞留有不

可得於乎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計去而竟不可起而余為之表其塋耶其生洪武庚辰九月二十五日沒以景泰五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陳氏繼倪氏子男四人曰瓊曰璀曰璥曰珵璥補郡學生女三人長嫁周玉餘幼孫男二人君性軒豁而志有為使其得志有來將如神駿之驟長坂殆無復顧夷險而莫之能禦矣惜乎天賦之才而嗇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尚者之不白於身後也哉故為之書授其子歸刻而立於墓上之石

獨孤公墓表

宣德九年夏刑部交阯清吏司郎中獨孤樂善得致事將歸泰和於予泣且言曰樂善不幸生七月而孤至八九歲稍有知賴先宜人教諭以先世事樂善謹識之不敢忘後濫累官工部雖嘗獲捧 命書焚黃先公之墓而先德不白無以繫孝思今既老且歸休田里不於此時圖之復可緩不孝之罪耶敢以先宜人教為請願文以表之樂善於予前輩友也予仕也後兩京相與又二十年忍以言不腆為辭乃公諱明字文彬姓獨孤氏先世河南人有元震者隨宋南渡登進士第為廬陵令因家廬陵元震子君選開慶己未進士君選子彥宣彥宣

子有年有年子伯庸公之曾祖也祖尚新來為泰和醫學提舉遂家泰和父景芳繼為提舉人稱儒醫母胥氏有賢德公少學於教授安成黃瑞節訓導同邑倪存遠二先生勤講論有志於世用者遭元失統遂不果出嘗避亂於邑之雲溪見有饑欲絕者輒分飧以食之語其配曰彼無食欲死耳萬一生之天其肯絕我乎卒俱全活遂於醫藥曰此吾世業也有求之者無問寒暑昬夜赴之恐後然鮮不效效亦未嘗懷望報意天性孝友雖貧而祀先必致豐潔事親必備甘旨至於事長接人與逮卑幼皆務得其懽心人無親疎遠近譽慕之者不約

而一平生所服雖無完鮮之衣然未嘗容一塵垢汚人以為類其心之潔一日遘疾語其配曰我病如此不可起矣爾善撫吾兒以存先祀勿令獨孤氏無後也語畢而沒時洪武三年九月初七日距其生元天曆戊辰十一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三配廖氏有賢德凡獨孤氏世出與公平生不哏及教養樂善有成者皆其力也不謂之賢而何子男三人不凡不同早死樂善由邑庠生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授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轉工部都水清吏司以考最陞郎中洪熙元年朝廷推恩贈公奉議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廖氏

宜人旣而樂善復改北京行部禮曹遂轉任刑部云女一人蕭同倫其婿也孫男四人舉譽學斆譽學早死女四人尚幼公袝塋五十七都大方園今遷塟某山某原孟子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觀樂善可驗矣雖然向非公之積善與其配之植孤其孰能致身後之榮於今日耶其亦可以為方來之勸也故為表諸其墓

樂君仲韞墓表

予嘗聞禾溪樂氏多忠厚長者非一日矣洪熙元年南還乃得拜仲韞君及其二弟叔潤季美淳然有非乎爭

淺薄之流所可同日語者蓋信向之所關爲不妄也別去五載其心未嘗一日不生歆慕欲更親炙而不可得孰計遽聞仲韞君之訃耶此予所爲不能無所憾也宣德六年君之子象賢象昭暨猶子象明走書幣達京師請文刻於墓外之石以示無窮予固當書然因循久未有復也又三年象明弟象乾擢湖廣按察司經歷來促此文寓歸乃表之曰樂故禾溪名族宋元皆有仕宦惟君曾祖瑞軒祖復初父大成隱德母胡孺人寡居五十年守志不貳其事見於今少傳兵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楊公所爲墓誌君諱玉字仲韞自幼頴敏敦重異於

常流早孤事母克孝處兄弟極友恭外侮為之不忍加焉以是家業有振無墜里中長老咸稱羨曰大成公可謂有子矣君嘗憫其族人有没於兵變而徙壄者徧詢得之悉具棺歛男女異序瘞焉人稱義塚事見於前進士陳士瞻所為記君之平生約以處己裕以及物而人無閒然焉配羅氏有賢德卒子男二象賢本叔潤子以後君若女一適廬陵丁義鞏孫男二弘和女八君生元至正壬寅七月十六日卒宣德五年三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既卒之三日瘞君於里之蕉仁原坤山艮向君之兄弟四人孟早世惟君與其二弟偕老藹然忠厚長

者之風允於家庭而表著于鄉邑蓋絶無而僅一見也今以詹事兼侍讀學士王公嘗寄其兄弟詩曰三老風流從昔少百年文物至今存人以為不虛美於乎後生小子悠於乖爭淺薄而自以為得其志者第未嘗識忠厚長者之風為何事爾人皆知是為足慕焉將見自一人而化乎一家自一家而化乎一鄉有不難矣故特表以為勸

安人甘母蔣氏墓表

安人諱壽字永壽姓蔣氏今漳州府知府甘君瑛之配也正統元年以夫禮部精膳主事之　恩得封安人又

六年為正統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於其鄉上距
其生永樂癸未某月日春秋四十其子奎以卒之年十
二月某日奉柩塟邑城西某山之原明年走京師求書
其平生于墓上石孝子不忍其親之死欲書其平生以
著存不忘固其情之至也書而揭其母婦之道使可以
示法於來繼此奎所以有取於余言也按蔣氏世家豐
城之長安鄉安人之曾大父從義大父德逵父伯澄母
某氏皆有善行于鄉族安人自少端敏旣歸以恭謹事
其舅姑以寛忍待諸娣姒性嚴而未嘗厲下貲富而恒
喜濟貧漳州遊鄉校時每歸閱其得良師友輒為之喜

此官京師與守一郡聞見其能且然輒自慶且幸曰夫能如此吾亦無外患矣其賢有智慮率類此初漳州以上計赴京道應過家安人請隨以歸計得一拜舅姑且為長子娶婦至未數月而疾革自度不可起也乃請於舅姑曰得拜大人之願遂矣其如未見婦何舅姑即命取孫婦入門使就牀拜之安人泣曰汝善為婦以承吾舅姑也婦亦感泣不已其慈孝又如此毋婦之道可示法於來繼復有大於此哉是宜揭之以為勸也安人子男二長奎次長壽女一許嫁袁氏皆將駸駸於遠大者過安人之墓者讀余文而必究其人之善知其善而必

葬其藏之固可也

羅文振墓表

淮南有孝友信義之君子曰羅君文振者前湖廣按察使文衡允也其先吾廬陵印岡人再徙吉水至君之尊府景泰甫吉水遷謫淮南之山陽縣為山陽人毋范氏宋文正公後君之父子雖居山陽而親厚於廬陵縉紳賢大夫士之往還其家者不啻如父兄宗族也以是山陽之人皆知重君父子信義而羅氏之聲望益著聞於遠邇君尤曠懷雅度輕財好施事有涉於義者雖傾貲為之尤恐後姑蘓賈人有携其子舍其傍者其子秀偉

而好讀書君見而愛重之待如賓友且資助之使學甚厚且篤久之撫其父意無歆使成材者間因巡撫姑蘇諸郡侍郎周公見過君以周平昔鄉郡莫逆也即語之曰蘇州有施槃者質美而好問學公為巡撫使之見遁於此為得人焉耳乎周公駭然即舉為蘇學弟子員君益厚賚遣之未幾槃舉鄉貢擢正統己未進士第一人君喜為作狀元坊牌於槃所舍其傍之地以私旌之余過淮南君尤寓賚於余遺槃比至二日而槃以得疾卒於官君聞之慟為邺其家甚至每遇州里饑荒人多乏食君必出粟賙之嘗以數千石助有司賑民得　賜璽

旌義勞以羊酒復其家矣又嘗輸芻粟於京師以助
給兵得　賜冠帶歸榮於鄉衢人有徐某者以徭役自
京歸得危疾爲同行者棄於道君偶夜行過之聞其呻
吟訊得其故使人舁歸於家濟以醫藥月餘疾愈遂貲
遣令歸衢又嘗遇崇明人朱某因饑寒鬻其女臨別號
痛不忍舍去君憫其苦即如所鬻之直償受鬻者令還
其女其所爲尚義率類此君自少孤躬植其家而教其
弟文衡以學至遣爲郡庠生齋以厚貲使之隆師親友
得以深於造詣文衡卒舉鄉貢爲第五人擢高科居顯
官卓然著稱於當時者皆君所造就之力也比文衡卒

君哭之慟躬往歸其柩於湖湘塟祭皆盡其禮而撫其幼孤雲翀如己子嫁其孤女必擇名鄉之家其篤於孝友信義雖古之君子不是過之而惜其未獲沾一命以施於民以卒此所爲可慨也雖然孔子不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余於君亦云君諱振文振其字也以洪武戊辰六月某日生其卒以景泰庚午十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四配陳氏有賢德女一人淮安衛指揮張某子某其婿也猶子雲翀將以某年月日奉柩祔塟於淮城外十里先塋之側乃預奉都察院副都御史吉水宗人羅公學古所狀君

之事行来乞為文刻石墓上余亦見親厚於君者忍不為之書乎

賴公子菾墓表

古者士大夫之塋其封高四尺建石琢辭以表其行世降風開文過其質治塋者往往誇尚華靡以為厚親之道不知喪易寧戚乃禮之本也知其本則親之令名善行可不表而出之者乎此予于五雲賴氏琛之請獨不辭者無他以其知所本故也琛子菾處士之子祥齋翁之孫振宗甫之曾孫也以父命備員邑庠未幾處士見背宗兄直夫先生已銘其壙琛又具書將走京師徵文

以表其墓且曰先君不幸蚤失怙旣廢學而又以母老寢其仕進之心雖孝弟行於家鄉稱善人而不自矜伐故鮮有知者令及者而卒使不肖不求文彰之則先君之行泯而無聞罪莫大焉敢以狀請願大人先生哀其窮賜一言以刻諸石則先君旣死猶未死也按狀子恭自幼頴悟嗜學不好弄居喪克盡禮長益刻厲持身正家廣田園新第宅而家道益裕與夫軒儒豁達以忠厚聞於鄉凡爭競不平者皆往質焉與人交必輔以道赴急難周貧窮常以禮法自閑敬下賢上故遣琛入邑庠讀書以嗣其志至於禮文家範咸復舊規者盖其平生

之志以遂大自期待而然也配澈溪彭氏有懿行克相其夫子男四人曰珣娶東溪郭氏曰琛娶梁溪康氏曰玨娶瀘源蕭氏曰瓚娶符竹部氏女適平江郭衡成孫男十人曰某

有祖父風異時造就蓋有不可量者噫子恭之行既重於時琛之治塋又合於禮其可以無書耶故筆歸之俾刻石以表其墓庶幾有考於後焉

安人周母劉氏墓表

安人劉氏贈承德郎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五雲周君存敬之配湖廣德安府知府鐸之母也以永樂二十一

年十二月十八日卒距其生洪武十六年五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一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邑某鄉某山之
原既葬之若干年為景泰某年以鐸恩贈安人又明年
鐸以刑部郎中而有德安之命乃述安人事行來請曰
鐸在母時已見棄於先人踰三月鐸始生生七年復見
棄於母賴祖母陳撫育教訓至有今日追念母之恩德
無窮玆欲有以表著於墓碣示無窮敢乞為文歸刻之
石鐸仕京師余所愛重者也為之表曰劉氏世居五雲
鄧林其先本廬陵郡城人宋末有預倡義討賊吴草廬
先生誌其墓曰子清者安人之高祖也有建義塾以文

學授淇州學正曰桂平者安人之曾祖也祖敏敬父伯顒毋任安人諱細實年二十有三始歸周君早寡事姑甚孝敬撫夫前室之子愛踰巳子安人初寡時哀毀欲自斃姑解之曰汝獨不恤遺腹者乎使果男子夫雖沒猶存也果生鐸安人奉姑愈孝敬而哀毀則自若竟以致疾姑曰我雖早寡且獨幸得孝婦不自覺爲獨也今婦又如此我將若之何遂躬百方爲致醫藥卒不可救姑哭之慟過于慟其子焉於乎此非有篤孝之行者惡足以致是哉世之享一命之榮者不在其生則在其沒不在其身則在其後夫豈偶然之故必有爲善之實而

非尋常所可比者歟後祗也若劉安人既有子貴文字身後之榮如此孰非其孝德之驗哉故書以表其墓爲勸安人有子二人曰蘭其一鐸也孫男三人曰愚曰聰曰朝曰其方來之慶尚未可量云

永豐縣知縣董君合塋表

前永豐縣知縣董君孟聲既卒之十三年其配太孺人顧亦以壽終于家其子吏部郎中璵奉　朝命奔喪歸將舉君之喪與太孺人合塟于其鄉仙芝嶺先塋之側乃具事行請書以爲墓表璵余其寮館閣者也且篤實有孝行表不可辭按董世居抗之仁和自高曾祖以來

皆以行誼見稱於鄉君之父諱均義尤樂善好施子母
李氏有賢德君諱鏞孟聲其字也自幼穎敏異於常兒
稍長讀書多通大義爲鄉校生未幾即以明經領薦於
鄉登永樂甲申進士第被選爲翰林庶吉士會 朝廷
尊親親之誼藩府官屬必選名士於是以君爲 晉府
奉祠正尋因詿誤左遷福建順昌儒學訓導後調建陽
諭化誨諸生皆有所成就爲閩學官稱首暨歲滿去建
陽生伏 闕乞留之比得請後以丁內艱去服除改任
蘇之嘉定嘗以聘考南京山東兩鄉闈試皆得衡鑑公
精之譽旣而用薦超爲江西永豐知縣下車之後悉刋

宿弊政令一新盡本之以誠信慈愛行之以廉平公恕守之以安靜不易旣久而人自信服之不忍欺焉其卒也以述職至京正統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距其生洪武十一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一平生所為詩文有安豊稿若干卷藏于家旣卒之十一年為景泰元年以璵推恩贈文林郎官如故配顧氏封太孺人太孺人亦里之善族子也生而柔淑為父母所鍾愛比長為擇所歸遂為君婦孝敬慈順稱無間言自君起家歷官三十餘載奉親教子皆有所託而得盡心為職務者皆太孺人助也不謂之賢乎其生與君同歲某月某日其卒景

恭三年八月十二日也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人長璠璵其次也自中書舍人擢今官女四人長適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次王訥蔣𤦺陳惠其婿也皆宦族子孫男四人長文早世次庠次序次雍女二人長適中書舍人林章次幼君與太孺人子孫婿皆賢且達而平生所操履德善又足以為族姻式範如此皆足以表著於將來者也故為之書俾歸刻石立諸墓焉

芳洲文集卷之九